

“The Past can be Remembered”: Online Writing and Connective Nostalgia at Street Newsstands

Wang Yue Huang Ju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newsstands has been difficult, and the newsstands that used to be lively on the streets are gradually disappearing. With the rise of nostalgic activ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more and mor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ve become new memory connections, and multiple subjects have entered the field of memory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have nostalgic interaction with the newsstands in memory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common memories on the Internet. Based on the online writing practice of Weibo and Douban netize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nostalgia on the basis of “connected witnes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nnective nostalgia”, showing that nostalgic people can break free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realize the convergence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ir online reply-like responses. In the alternative space of the Internet, nostalgic people intersect at the level of action, narrative and emotion throug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people and things, and people and people, and form the reson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memories through online writing, memory narrative,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Key words: Digital memory; Connective nostalgia; Newsstands; Write online

作者简介：王月，中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传播；黄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传播。

课题项目：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媒介时代城市文化遗产的记忆建构及其传承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CXW054）。

文章引用：王月，黄骏。“往事可待成追忆”：街头报刊亭的线上书写与连接性怀旧[J]．中国新闻评论，2024，5（4）：8-21.
<https://doi.org/10.35534/cnr.0504002>

“往事可待成追忆”：街头报刊亭的 线上书写与连接性怀旧

王 月 黄 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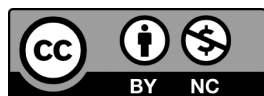
摘 要：近年来，国内报刊亭发展举步维艰，昔日街头热闹非凡的报刊亭正在逐渐消失。随着数字时代怀旧活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新的记忆连接，多元主体进入记忆生产传播领域，并通过网络上的共同回忆再现，与记忆中的报刊亭进行怀旧互动。本文基于微博和豆瓣网民的在线书写实践，在“连接性见证”基础上引入怀旧内涵，提出“连接性怀旧”概念，展现怀旧者在线上的回复式响应中，跳脱出时空限制，实现过去与现在的汇合。怀旧者们在网络替代空间，通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人的连接，以在线书写、记忆叙事、对话互动等方式，在行动、叙事和感情层面交汇，形成记忆的共鸣和重构。

关键词：数字记忆；连接性怀旧；报刊亭；线上书写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导语

2013 年，全国邮政报刊亭总数为 30662 个，到 2022 年，数量锐减为 0.8 万个。伴随着纸媒的衰落，报刊亭在度过黄金发展期后，这一承载城市记忆的公共空间正在消失，引发了全面热烈的讨论，各大媒体开始从经营结构、用户使用偏好等方面分析报刊亭关停的原因，社交网站上散落着网友们对报刊亭特殊的记忆，讲述着儿时与报刊亭的珍贵回忆。可见，人们在数字媒

体上抒发个体怀旧之情，媒介逐渐呈现怀旧的特征。

从网上散落的怀旧者记忆文字来看，报刊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宣传窗口和市民喜欢的熟悉去处。而现在，它进入了“80后”和“90后”的集体记忆，出现在社交媒体的回忆录上，更多的是对过去的追忆和再现。有关“报刊亭记忆”的评论作为连接个体与群体的中介化记忆，不仅表现为个人的记忆重访，也体现为群体之间的情感认同，可以被视为一种数字连接作用下的集体记忆实践。一方面，网民们在社科媒体微博话题中书写儿时与报刊亭的故事，达到一种“往事可待成追忆”的境界；另一方面，网民们通过对记忆中的报刊陈列，追忆与报刊的亲密连接。一系列人与报刊亭的碎片化回忆聚集在一起，串联起不同怀旧者的过往故事与记忆，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连接化作用与共同的社会背景之下，怀旧者们建立群体认同，形成对报刊亭过往的集体记忆。由此，社交媒体构建了一个集体记忆的替代空间，通过网络平台上的共同回忆再现，不仅保护了过往与未来的连续性，还以“连接性怀旧”的方式，将报刊亭这一建筑空间转化为计算机生成的整体数字记忆，实现了记忆的数字化保存与共享。

鉴于此，本文希望在网络怀旧者的记忆评论的基础上，关注数字记忆研究领域关于个体和集体的连接式关系，拟从“在线书写”的个体视角出发，将网民对“报刊亭记忆”的评论文本视为勾连个体和集体的中介化记忆，并通过其中的人与报刊亭、人与报刊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性怀旧，分析数字记忆实践中的集体认同建构。

二、文献综述与阐释框架

多年来，报刊亭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出文化性和历史性的多面形象。但我们需要关注到，不只是官方主流媒体的形象引导，个体记忆的在线书写以及网络平台所连接的集体记忆更具有“共存性”和“普遍性”。针对报刊亭记忆所关联的不同主体和媒介物，我们有必要从理论脉络、关系和特殊情感三个维度切入，深入分析数字记忆与连接性怀旧的阐释框架。

（一）数字记忆的概念脉络

记忆是人类大脑对过去经历、学习、感知和情感等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保留，是能够回忆或再认的心理过程。每个人都存有不同时空、不同程度的记忆链条。国内学者在论及记忆时更多地偏向记忆的情感维度——怀旧。“记忆中天然地带有情感因素。”^①可以说，记忆是怀旧的基础，而怀旧则是记忆的一种情感化、主观化的再现过程。在传播学领域，怀旧也一直是一个与媒介相关的议题。同样，关于记忆问题的论述方兴未艾，学者们在历史、心理、社会学等学科不断丰富着记忆研究，诸如集体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等，并持续探讨这些理论在

^① 刘亚秋. 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36.

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随着计算与人文学科的深度融合使“数字记忆”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变革着人类的记忆方式。

记忆的构成主要包括主体、客体和中介。数字时代的记忆主体可以依托技术实现身体在场，数字痕迹也使得个人与过去的身体连接。另外，随着数字场景的不断拓展，记忆的边界和交往途径越来越广，主客体间需要透过可保存、可关联的历史痕迹建立联系。相关话语的讨论，发现越来越多的主体将特殊记忆存储于网络空间。记忆的权利与数字时代的记忆需求不断碰撞，从“被遗忘”到“被记忆”，使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在个体记忆维度增强用户对自身信息的支配能力。^①由此，对个体和集体记忆的解构也就有了基本解释。过往研究常把“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进行二元对立，而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在数字时代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在形成和回忆记忆时，会受到集体记忆的影响和塑造；同时，个体记忆也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记忆”概念导出主要源于现实世界中各类记忆遗产的数字化迁移实践。^②以数字遗产为数字记忆建构的重要面向，逐渐发散到数字知识和数字人文领域，记忆变成一种具有全球共享性的信息和资源，形成人类记忆新的形态。数字记忆是数字形态的文化记忆，将特定对象的历史信息以数字方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在网络空间承载、再现和传播的记忆形态，包括微博豆瓣等网页信息、现场拍摄的图片、视频等。^③如今，数字化时代的记忆正在逐步被重新建构，诸如传统档案开始向数字空间迁徙，并通过数字方式再生产新记忆。

综上，从记忆到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乃至数字记忆的综合梳理，能更好地把握记忆链条的潜在关系。数字记忆作用于超越时空边界的个体书写和集体连通，不需要主体“身体在场”的在线参与，媒介物本身就构成了记忆中介。由此，我们如何将数字记忆的关联概念作用于报刊亭记忆研究，物质性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性。

（二）物质性：技术、物与记忆

媒介物是指各种与沟通、交往相关的物质性载体，它们并非静态的技术物，而是处在动态的交往关系中的物质性媒介。人们之于媒介物，主要关注某物的有用性，而往往忽略了媒介物更多地处于“关系”之中，^④并能够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使媒介物更好地建构社会关系。媒介物的概念与媒介物质性有关，^⑤但又并非媒介物质性所能全部包含的。有学者指出用户是从媒介

① 李红涛. 从“被记忆权”到“记忆权”——迈向复调式的记忆权利观念和多元的公共讨论[J]. 新闻记者, 2024(3): 42-52.

② 周文泓, 代林序, 杨梓钊, 等. 基于数字记忆保存的网络信息存档实践进展研究及启示[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7): 37-42.

③ 冯惠玲. 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46(3): 4-16.

④ 牡丹. 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5): 17.

⑤ 张磊. 社会减速与媒介时间性[J]. 全球传媒学刊, 2020, 7(2): 4-20.

物的维度而不是在内容与使用的维度记忆手机，形成了丰富的“手机（物）的记忆”。^①因此，媒介物的概念倾向以人与媒介（物）互动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在此意义上，Francois Cooren将“物质性”与“关系性/社会性”看作是什么存在物赋予自己互动能力和被认同的两种方式。^②社会性在数字时代进而演变为在数字平台作为一个存在物而继续存在，并通过建立一定的关系，维持物的永续存在。

媒介作为一种物质性的怀旧物，要考察数字记忆与媒介物的研究思路，需要回到媒介记忆中来。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最早提出了“媒介记忆”的概念，她认为大众媒介扮演了为公众讲述过去的讲述者角色，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过去，^③由此“媒体在定位和阐明重要的公共记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后，还有很多学者关注到了网络上的纪念实践活动。丹麦学者布丽塔·努森在《在线战争纪念：YouTube是一个民主的纪念空间，通过视频悼念阵亡的丹麦士兵》一文中，分析了28个战争纪念视频，认为YouTube这一“特定媒体空间”形成了一种与传统战争纪念碑不同的“新型的纪念实践空间”。^④记忆实践的数字化视角也进一步肯定了媒介在记忆中的价值以及媒介使用者的能动性。

国内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大多通过对媒体报道、新媒体平台等分析，揭示媒介对记忆建构的影响，探讨集体记忆的唤起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学者周葆华分析了李文亮医生微博评论区的公众哀悼仪式，认为“社交媒体成了公众集体哀悼的空间与社区”。^⑤随着互联网怀旧活动的兴起，豆瓣、微博、微信、Youtube、哔哩哔哩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新的记忆平台，多元主体进入记忆生产传播领域。在数字记忆的形成、存储和传播过程中，媒介物本身发挥着关键作用。计算机硬件、存储设备、网络设施等媒介本身构成了数字记忆的物质基础，并逐渐形成了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记忆平台，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记忆的维度和深度。

对于具有怀旧性质的媒介物，即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再局限于物本身，而是变成某种带有记忆属性的媒介物。从媒介物的角度追忆报刊亭，我们更需要在数字化的传递属性基础之上，摆脱人或用户中心主义，转而关注记忆脉络中的报刊亭主体性，及其作为媒介物的生命轨迹。目前传播学领域关于记忆与媒介物的研究，一是媒介物本身具有怀旧性质的媒介，集中在濒临

① 吴世文，周夏萍. 人与媒介物的“相遇”：手机的文化传记与记忆场景[J]. 新闻记者，2022（4）：73-86.

② Cooren F. Materializing Communication: Making the Case for a Relational Ontology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68（2）：278-288.

③ Kitch C. Pages from the past: History and memory in American magazines [M].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21-27.

④ Knudsen B T, Stage C. Online war memorials: YouTube as a democratic space of commemoration exemplified through video tributes to fallen Danish soldiers [J]. Memory studies, 2013, 6（4）：418-436.

⑤ 周葆华，钟媛.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社交媒体、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以李文亮微博评论（2020—2021）为例的计算传播分析[J]. 国际新闻界，2021，43（3）：79-106.

消失的 CCD^①、老照片^② 等可移动小物件上；二是以社会空间为怀旧物的媒介，对各类怀旧空间^③、历史街区^④、网红景点^⑤ 作为物质性媒介物进行考察。而对于更微观层面的报刊亭这种不可移动的公共媒介物研究较少。

对于这些弥散在互联网中的记忆的研究，还应引入“物质性”的相关概念。城市中的特定空间或者功能区域，在物质性视角考量下都可以成为一种媒介。这种公共空间型的媒介不仅连接了人与人，人与物，还作为中介与容器，体现空间中的特殊关系与交往。以物质性视角来理解数字记忆研究，更需要改变“重文本、轻物质”的媒介观念。^⑥ 因此，本文将“文本”与“物质”有机结合，串联起“数字记忆”与“媒介物”，研究网络怀旧者对报刊亭的记忆实践，从这一怀旧行为中探究人与传统物质媒介相互形塑的关系。

（三）连接性怀旧：一个基于连接转向和数字见证的记忆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演变，越来越多的移动装置记录社会百态。移动见证正在成为日常生活中个人纪录与记忆实践的新方式，依托移动数字技术的“媒介见证”则催生出自下而上的事件生产。^⑦ 不过，移动见证更多强调手机作为可穿戴、可存档的数据记录设备^⑧ 所带来的“移动”面向。任何可移动的记录都离不开人与物、媒介平台之间的“连接”。这种连接其实就是霍斯金斯所论的“连接性转向”，打破了个人记忆与世界记忆的区分。国外学者通过了解社交媒体上的群体是如何相互关联和在线定位，以此实现在线团体的集体情感与应用连接分析。^⑨ 类似于梅特·莫滕森最早提出的“连接性见证”概念，其从媒介见证和抗议运动对数字传播科技的运用这两个传统出发，将连接性见证视为个人化的政治参与和连接性行动的结合。^⑩

国内对于连接性见证的研究主要涉及实证层面，从个体记忆的连接与共享、集体记忆的形

① 刘瑀钊. 记忆的双重中介化：基于CCD相机的青年怀旧文化研究[J]. 新闻与写作, 2024(3): 101-109.

② 吕岩. 后革命时代：《老照片新西藏》的影像叙事[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1(2): 109-114.

③ 邓庄, 肖夜明. 怀旧空间的媒介化与城市记忆的传播[J]. 新闻世界, 2020(11): 88-92.

④ 曾娇丽. 地理媒介与历史街区的“再地方化”——基于上海市思南路历史街区的考察[J]. 青年记者, 2023(24): 74-76, 79.

⑤ 邵鹏, 王锦婷. 介入·接合·沟通：网红景点打卡与地方感的数字化再生[J]. 青年记者, 2023(22): 48-51.

⑥ 丁方舟. 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J]. 新闻界, 2019(1): 71-78.

⑦ Frosh P, Pinchevski A. Media and events after Media Events[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8, 40(1): 135-138.

⑧ Reading A. Memobilia: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emergence of wearable memories[M].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81-95.

⑨ Kozachenko I. Fighting for the Soviet Union 2.0: Digital nostalgia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Ukrainian crisis[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9, 52(1): 1-10.

⑩ Mortensen M. Connective witnessing: Reconfigu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 18(11): 1393-1406.

成与巩固,以及记忆伦理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角度以灾难事件和重大公共事件为主,能形成较大规模群体的讨论和共鸣。有学者认为连接性见证可以搭建起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使得新冠肺炎及其衍生事件的书写得以彼此补充甚至相互纠正,也由此为疫情的记忆实践创造出并非群情激昂但颇具内部多元性的、曙光初现的公共记忆空间。^①可见,连接性见证不断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个体记忆的共享和公共记忆的构建,连接记忆将取代集体记忆成为主导的记忆形式。

随着数字时代记忆的转型,安德鲁·霍斯金斯也认为数字媒介的可供性让“连接的时刻成为记忆的时刻”,^②记忆变成人与媒体和数字技术接触的结果,而非个人或集体回忆的产物。据此,本文认为可以在数字记忆和连接性见证等概念的基础上,将数字记忆时代的移动见证拓展为“连接性怀旧”,即人们在数字平台的连接中进行的文本对话和记忆交流,聚焦个体在线书写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性怀旧转化。

本文需要在明确追寻谁的记忆,以及它们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被建构或重构的基础上,探讨信息共享社会中,记忆、物质和传播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不同于侧重技术的辅助作用,使用户陷入自我量化的怪圈,也不过分强调媒介的数字化使得个体记忆形成明显的“媒介依赖”,而是凸显用户主动参与数字记忆的书写,加深用户与用户间基于数字平台的情感连接,引入“连接性怀旧”概念,在人与人、人与物的记忆互动中达成情感共鸣。据此,本文拟研究的问题包括:(1)哪些主体参与了对报刊亭记忆的重访?他们如何追忆报刊亭,展开连接性的记忆实践;(2)数字记忆生成的替代空间,如何通过人与物或人与人的连接实现记忆互动?(3)连接性怀旧实践如何在行动、叙事和感情层面交汇,并实现记忆的共鸣和重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将2021年3月—2024年4月期间微博和豆瓣中的“报刊亭记忆”的自传文本和互动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收集以“报刊亭的消亡/报刊亭已经成为时代回忆/报刊亭里的阅读记忆”为关键词在微博和豆瓣中进行话题搜索,使用八爪鱼软件共爬取评论577条。由于评论内容参差不齐,为避免过度主观选择文本,笔者先从整体层面对“报刊亭记忆”评论进行阅读,以求在整体上把握文本特征,尽可能呈现文本数据的多样性。最终,除去广告、链接等无意义的内容,选取有效的记忆评论共计257条,如图1所示。根据对评论的系统分析,进一步探究网络评论文本的内容重点和情感态度倾向,研究线上怀旧者的记忆连

① 韩婕,李红涛,刘于思.数字“瘟疫年纪事”:连接性见证与灾难马拉松的公共记忆[J].国际新闻界,2023,45(1):106-131.

② Hoskins A. 7/7 and connective memory: Interactional trajectories of remembering in post scarcity culture[J]. Memory Studies, 2011, 4(3): 269-280.

接以及评论互动中的集体记忆。

序号	标题1	txt
1	喜旺与白日梦	开店以来，每次路过一个仍开着的报刊亭，总会买一本《科幻世界》或《小说月报》，顺便和老板唠唠感叹那些渐渐停刊的报纸杂志，攒到现在也就十几本吧。习惯了被信息扑面节奏冲进生活，似乎很少去自主探寻信息了，但还是会争取在有限的自由里争取更多的自由，突破无形茧报刊亭时代结束了#年轻人为什么抛弃了报刊亭##报刊亭已经成为时代回忆##报刊亭的消亡#我们#报刊亭的消亡#小时候，没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电视机的普及率也还有限，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于纸媒。随着网络普及化，线下的书店越来越少，类似这样的报刊亭更是难得一见了~所以今天经过医院门口，发现这里竟然还有一家正在出售当天报纸、《读者文摘》、《故事会》...#报刊亭的消亡#2018年坐火车去苏州，临上火车寻思买本杂志当情怀，结果发现火车站已经没有报刊亭。在火车站买的最后一本杂志，是2016年去南京前，在火车站遇到一个加拿大模特。搭讪聊天喝了咖啡，临别在买的杂志上写了赠言签名，给了正在学中文的她。那是在火车站买的最后一本杂志上看到杭州报刊亭年底全部关闭，公司附近正好有报刊亭，于是就买了两份。问了老板确实是这个情况，以后城区里不会再见报刊亭了，老板也是闷闷不乐的样子。唉，时代在发展，我们期待城市的进步，但也希望，他能保留一些温度。#杭州报刊亭集体关停提升改造##报刊亭的前段时间看到两张报刊亭的图片，一时间还挺感慨的。我十来岁的时候，零花钱大多数花在了这里。报刊亭是个很神奇的存在，我们总能在这里淘到心仪的小人书，以及写满奇人异事的故事会。这丝烟火气逐渐退出舞台，但我永远记得曾在这里获得的无限快乐。#报刊亭的消亡#很喜欢去报刊亭买杂志和报纸（虽然现在都大学毕业很多年了）那会最常买的是漫画、漫画世界、最漫画、花溪、青年文摘、男生女生、女友、男朋友、读者、意林、格言、知音、瑞丽、男人装、故事会、ELLE等等，报纸的话，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钱江晚报吧，尤其坐火车的时候很喜欢买一份看看...不过这些也不是每期都买，毕竟学生嘛也没那么多钱，会和同学换着看，高中那会学校阅览室有些杂志是可以看的，每周每个班都有规定去阅览室看书的自习课（不是图书馆，就是另外的阅览室，还有老师督促着），像读者、意林、男生女生之类的学校每期都会放在阅览室供大家阅读...大学的时候寝室里有人买了杂志就会放饮水机和电话那款，日积月累攒了一大堆杂志，如厕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拿一本进去看。毕业后几乎没怎么在报刊亭买过杂志了，都是网上下单，这些年虽然我也很喜欢电子书，但纸质#报刊亭的消亡#杭州报刊亭全部关停了这个城市的温度又冷了几分#报刊亭的消亡#先是不在医院旁的先没有，再是医院旁的，几乎每个医院门口都会有。最开始看杂志就是去医院排队时等候时买来看的。一中门口原先有一个，七年级放学时还和@FloraYao 去买过国家地理。按理说学校旁生意不会差，但也沒了。
2	热爱生活的牧羊人	
3	笨鱼无香	
8	卡布猫猫123	
9	火锅王子朱大虎	
10	画一幅自己的画	
11	limideshudong	
12	木兮耳山	
14	肉肉奶包包	

图 1 笔者爬取的原始文本（节选）

Figure 1 The original text crawled by the author (excerpt)

四、研究发现

作为文化窗口的报刊亭，将公共服务、阅读生活、社交互动等功能整合在一起，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数字媒介中，网民们的怀旧对象不仅仅是报刊亭，还是对自己童年、过去听到或经历的故事的记忆连接。其间裹挟着人与报刊亭、人与报刊，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性怀旧，涉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真实的场景与心灵的场景之间的记忆互动。

（一）“中介”地方：怀旧者与报刊亭的特殊情感

“小时候”是报刊亭怀旧者们记忆最深的时间符号。几乎所有评论者都会以“小时候”“以前”这样的字眼开始叙述自己儿时与报刊亭的记忆。这种连接不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还是一种时间长河中积累的习惯。怀旧者（微博@南京大俭）说，“以前早晨保持多年在门口报刊亭拿一份报纸的习惯，后来不知不觉就没有这个习惯了。”这种现实的变化使得人们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替代空间，如此怀旧者的记忆连接便在数字媒体中愈发频繁。

记忆作为中介，深刻连接着特定地方与个体内在情感的丰富层次。在微博、豆瓣空间中，对报刊亭这一“回忆物”的怀念串联起了主体过往的情绪和环境，这种情感可以是持久的、强烈的。怀旧不单纯是一种地方的怀想的表现，而是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新理解的结果，这种新

理解使对“地方的”和“普遍的”作出区分成为可能。怀旧者把这种区分内在化，限于回顾过去，渴望情感的特殊性。^①而这种情感的特殊性在怀旧者的内化中，更多地表现为特殊地点和特殊对象的连接。“现在还能记得初中的时候在报刊亭给朋友打电话约着一起出来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的。”（微博@给你送一个气球）“我们小的时候报刊亭好火呀，基本上那会儿大家只要放学了，就会跑到报刊亭去看相关的东西。”（微博@我的好猪宝v）怀旧者们对报刊亭的特殊记忆，不只是地方的熟悉，更形塑了一种个人生活与过去记忆的历史感。在此，数字媒介和记忆宛如“情感存储器”，连接着我们与过去地点的特殊回忆。

地点连接个体情感的同时，不少正面建筑物经由数字媒体的传播开启情动场域。根据微博话题中的图片帖子，我们发现记忆书写者们上传的多是报刊亭的正面。建筑的正面是对于一个理想城市的记忆。^②这些图像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记录，更是对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城市风貌、文化氛围的再现。它们触发了评论者对于往昔岁月的回忆，使得个人记忆与城市历史得以交织，共同构建了一种连续性的文化记忆。“前段时间看到两张报刊亭的图片，一时间还挺感慨的。我十来岁的时候，零花钱大多数花在了这里。这丝烟火气逐渐退出舞台，但我永远记得曾在这里获得的无限快乐。”（微博@limideshudong）对许多地方居民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刊亭的建筑正面是乌托邦梦境和潜意识的映射，被内在化后的记忆显得更加亲切。



图2 微博话题有关报刊亭正面的图片

Figure 2 A picture of the front of a newsstand related to a Weibo topic

当人们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分享报刊亭的图片和评论时，实际上是在回忆那段无忧无虑、

① [美]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 [M]. 杨德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12.

② [美]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 [M]. 杨德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144.

充满好奇和梦想的童年时光。建筑正面代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想象，媒介物的内在故事所显露的除了对物本身的怀念，更是对儿时的自己的追忆。数字媒体正是给这种情感唤起提供中介平台，这种技术怀旧作为独特的情感表达，源于对记忆重建和数字技术之间的渴求，“情感感性的渴求”将进一步强调这种表达的重要性。^①怀旧者们善于借助网络把记忆植根于#报刊亭里的阅读记忆#这个具象的技术空间，在对报刊亭的回忆中达成对儿时自我的深情回望。

“小学的门口开了一个报刊亭，除了卖老冰棍，还卖小人书，每次下课了，大家都一窝蜂地跑向报刊亭。几分钱就能租看一本小人书，课后跟其他小朋友聊起来的也是，哪吒你看了么？我觉得哪吒好帅啊！！孙悟空你看了么，嘿，吃老孙一棒！现在，我正在地铁上赶着去上班，为了一口饭，一居所，一家人，没了小时候那般单纯。反倒很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豆瓣@二郎读书）

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将记忆“完全转化为细致入微的重构”^②。在数字媒体的浪潮中，报刊亭这一传统城市元素的在线书写背后蕴含的不仅仅是对一个物理空间的记忆，更是对儿时自我、那段纯真岁月，以及与之相伴的情感与经历的深情回望。

（二）“时间”记录：怀旧者与报刊的阅读记忆

对于许多人来说，报刊亭和报刊作为物本身都是情感唤起的重要对象，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记忆和怀旧情怀。报刊亭往往承载着人们的童年记忆和青春回忆，是许多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标；而报刊则通过其独特的内容和风格，吸引了大量忠实读者，成为他们情感寄托的连接载体。可以说人与报刊的连接与报刊亭里的阅读记忆有关。接下来将通过评论文本的情感梳理，在阅读记忆中反思物与人、事件、技术建立怎样的逻辑叙事。

传统的阅读记忆留存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数字时代的记忆想象营造了中介化的自我重建。怀旧向往的定义就是所渴望的那个原物的丧失，以及该原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位移。^③目前报刊发行大幅下降的态势，使怀旧者们很难再轻易购买到过去这一存储阅读记忆的媒介。这种“丧失”不仅仅是物理形态上的减少，更是文化生态中一种重要元素的逐渐消失。这种空间上的撤离和时间感的变化，使得报刊成为人们怀旧情感中的重要组成。

一方面，怀旧者们从陪伴自己学生时代的杂志开始罗列，“我读书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去报刊亭买杂志和报纸（虽然现在都大学毕业很多年了），那会最常买的是《漫友》《漫画世界》《最漫画》《花溪》《青年文摘》《读者》《意林》《格言》《知音》《瑞丽》《男人装》《故事会》

① 刘于思. 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5): 121-127, 135.

②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 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

③ [美]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來[M]. 杨德友,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 43.

ELLE等，报纸的话，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钱江晚报》吧，尤其坐火车的时候很喜欢买一份看看……”（微博@木兮耳山）简单的罗列不仅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重温，更是对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交共鸣的追求。同时，它也反映了人们对物质文化变迁的感知和反思型怀旧，更关注个人的和文化的记忆。

另一方面，怀旧者们还善于按照时间脉络讲述自己与报刊的故事。个体通过延展性情感空间的情感释放完成媒介记忆的创造与积累，微博豆瓣评论区不但形塑了“情感公众”，更构成了社交媒体时代个体记忆基于情感连接与延伸的另类书写实践。^①不断寻找记忆深处有关报刊的记忆，以时间来展现空间，在数字媒体完成特殊的记忆建构。

“我记得小时候，我爸总会让我去报刊亭给他买一份《参考消息》，这是我对报刊亭最初的记忆；小学我喜欢看《故事会》，最喜欢里面的奇闻异事版块，现在家里甚至还能找出来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会》；初高中就开始看《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我每期都会买，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会时常想起跟同桌一起看《青年文摘》的日子；高中的时候喜欢玩DNF，会去买《大众网络报》来看，这份报纸滋润了我们这些只有在周末才有机会摸电脑的学生们的课间；大学之后开始玩户外了，就没有专门去报刊亭了。现在我开始喜欢看《参考消息》了，但已经变成电子版了。现在想想，过去那些只有报刊亭的日子也挺有意思的。”（豆瓣@阿奔腾）

通过回溯与报刊相伴的时光，是一种切实连接的情感回顾和自我认知，每个人的故事都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价值和归属感。值得关注的是，报刊亭对于个人而言或许意味着报刊，报刊是报刊亭之于怀旧者们内心深处的代名词。在进一步探讨报刊与人、技术连接中，技术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个扩展人的力量的媒介物。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言，记忆不再被看作是痕迹和存储器，而是被看作一个可塑的团块，在当下不断变换的角度中不断被重新塑形。^②数字记忆具有技术性、生成性与灵活性的特征，可以激发个体产生更多情感，进而影响记忆的再构建。报刊亭可以是专属于杂志的记忆，“报刊亭对我来说意味着《七龙珠》《圣斗士星矢》《读者》《男人装》都是美好的回忆。”（微博@皮肤科医生王子洋）从报刊亭到报刊再到美好回忆所展现的延展性情感空间，可以帮助怀旧者们独立于情感效果和时代、政治和历史的变迁，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消逝媒体的情感语境与现实温度。

数字怀旧与社交媒体扩展了传统的阅读记忆空间，以时间的永续和空间的开放性重构媒介物与日常生活的形式与意义，报刊通过数字记忆成为存续于数字空间的永恒个体，而怀旧者则通过在线书写实现与报刊的数字连接。

^① Andrew Hoskins. 7/7 and Connective Memory: Interactional Trajectories of Remembering in Post-Scarcity Culture [J]. Memory Studies, 2011, 4 (3): 272.

^②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M]. 潘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三）“+1”互动：回望公共的连接性怀旧

通过数字媒体，个人有机会分享自己有关报刊亭和报刊的经历和情感，形成个人记忆的广泛传播。与此同时，集体记忆在更广泛的群体中引发共鸣，增强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上分享报刊亭过去或现在的照片和视频，抑或是在帖子下评论，不断激发公众对报刊亭记忆的关注和反思。可以说，“数字媒介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社会世界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潜在的基础设施有着复杂的联系”^①。深度媒介化背后的连接转向使得公众回望公共空间愈发的频繁，个人在媒介化的集体记忆构建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强化和丰富自己的个人记忆。由霍斯金斯把“连接记忆”看作是“与天然的社会世界保持密切而持续的关系”^②开始，连接性记忆的互动实践便催生出自我与一切的连接感，并将个人的追忆与集体的追忆紧密结合起来。

形式上的互动仪式为数字化的连接性记忆提供了叙事与连接性怀旧的狂欢。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是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逐渐与彼此身体的微节奏和情感同频共振”^③。微博豆瓣评论区的文本符号与个人认知相关联，激发怀旧者们线上的不在场共时感。可以预见的是，与自我的怀旧式会晤并不总是私人的事，个人自主的和不由自主的回忆是和集体的记忆交织在一起的。莫里斯·哈布瓦赫强调集体记忆具有现实和意识两方面的属性，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④社交平台中的跟帖对话使得过去与现在的记忆变得更加连续。过去“报刊亭老板每次都为我留一本《看电影》，我也是VIP了。以前这种一期一会的日子，给生活平添了一些仪式感。”而现在，“突然意识到我们都是来自过去的难民。”（豆瓣@奎妮（撒野版））与面对面的互动类似，共享的话题焦点使得线上互动同样可以激发情感的共享。数字化平台更擅长在未来与过去之间提供一个连接环节，在这里，怀旧感是特别强烈的。

内容上的“+1”评论顺应数字媒体的快速化和直接性，是大众集体记忆连接的直观展现。集体记忆被理解为每日生活的共同标记，构成了个人回忆共享的社会参照。不同于个人记忆的简单罗列和回忆，数字时代的集体记忆更多的是内容的互动和肯定。例如微博围绕个人记忆的“中学时的必买：《vista 看天下》《读者》《凤凰周刊》”（微博@冲浪提提）内容，下面的30多条评论则是积极回应“读者+1”（微博@穿着夹拖吃芒果）“Vista+1”（微博@大懒猫

① Andreas Hepp. Deep Mediatiz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20: 5, 58.

② Herbert Blumer.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4, 19(1).

③ [美]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85.

④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35.

Lc)……怀旧者们在线上聚集,依托网络社区的开放性不断构成连接性见证的新内容。怀旧依然是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的某种中介。集体记忆可以被看成是多重个人记忆的一个运动场,拥有共同记忆的网民们在“运动场”内乐此不疲地展示自己记忆深处的共鸣和认同感。

情感上的对话交流为人与人的连接性怀旧提供交互界面,连接社会中的地点与社会失衡。寻找记忆中的报刊亭,在数字媒体平台逐渐演变为全国现有报刊亭的在线报道现场。在记忆的情感图谱中,个人的和历史的时间是倾向于混合在一起的,看起来讨论集体记忆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与散居各地的同胞们的想象中的对话。^①这种想象的对话在数字媒介的塑造中更指向情感面向的“感受共同体”。通过发帖提问“大家在的城市还有活着的报刊亭吗?(豆瓣@泰兰德撒娇甜豆)”唤起“广州只有市中心有少量的(豆瓣@momo)”“在上海街头看到过。就感觉!!好古老的记忆回来了!!(豆瓣@聪明脑袋瓜)”等接连回帖。报刊亭地点的消失使怀旧者们的对话意愿更加显著,通过将身边现存的报刊亭物的身影发布在评论区,达成一种信息共享,在互助的同时吸引他人的评论,增强自己的社交影响力和归属感。

怀旧者们与报刊亭的碎片化的回忆聚集在微博豆瓣等数字化媒体平台,形成情境化的集体记忆。实际上,这是网民共有的记忆框架,可以被看作一种连续的平静式集体行动,即通过网络请愿的评论与互动表达对报刊亭消失的不舍和难忘。

五、结论

报刊亭在的时候,没有人多谈论它;现在它真的要消失了,却变得容易看到。这借助于他人在网络上的痕迹,不由自主地将个人记忆唤起。怀旧不只是个人的焦虑,更是一种公众的记忆基于现代性与怀旧的矛盾。遗落的报刊亭废弃物指出了城市不同纬度和历史时代共处的实际情况。在数字化媒体平台,对城市的讨论愈发显示出一种失落感,即感到物质的地点具体实体性的丧失。本雅明忠实于专注物质历史的方法,提出“聚合”,从而实现过去与现在的汇合。^②报刊亭的数字记忆背后,是个人怀旧的直观呈现,具体表现在人与报刊亭、人与报刊的故事串联和记忆书写。

城市越来越成为怀旧者书法个人情感的替代空间,用于集体身份认同,而报刊亭作为城市居民的屏幕记忆,不断在日常生活的相似物中怀想。数字平台构成公众的团体,在人与人的连接互动中,实现记忆的再现与再生产。在集体记忆的共鸣中,人们没有无视他人的感伤,甚至包含了形式层面互动仪式的框架和怀念的节奏。而在内容层面的“+1”文本则直观展现了怀旧者简单直白的社会认同感;情感上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对话交流,不仅是回应式的响应,其中不

①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M]. 杨德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59.

②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M]. 杨德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32.

乏主动式的信息共享，消除了人与人的虚拟时空距离。可以说，在线上、长久的连接性见证间互动，打破了本不贯通的事件与记忆的界限，连接起当下社会的在线书写与过往的实体记忆。

人们通过怀旧的方式，重新审视和珍视报刊亭这一文化符号所承载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连接性怀旧”为报刊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对连接性怀旧的讨论，与报刊亭消亡这一公共空间失衡本身有着巨大的关联，正是基于此，我们才得以跳出“移动性见证”的寻常思维。在更一般意义上，“连接性见证”实践让我们得以审视研究对象背后的记忆伦理，它是建基于个体的观察与经历，是一种记忆责任与自我作证的真实目击。^①而在报刊亭在线书写的数字记忆建构中，笔者提出“连接性怀旧”概念，来指涉人们对过去某一时、某一地点或某一事物所承载的情感记忆和社会联系的怀念。这种怀旧不仅仅是记录下对物质实体的回忆，更是对与之相关的人、事、情、景的深深眷恋。

一种日常的、连接性的社会怀旧热潮——人们无法将回忆永存于心，必须通过讲述自我故事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借助网络平台，得以弥补人际传播间的“熟悉性失语”，在更开放陌生的情境之下，让可连接的记忆通过在线书写和互动得以持续记录。更重要的是，报刊亭记忆的持续性、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使得极多人作为记忆场景的亲历者，也使得围绕它的书写不再局限于地点和时间的个体化行动。更加丰富的在线书写内容和情感，使得报刊亭记忆得以存储，未来可能看不见的报刊亭将在数字记忆的时代永存，我们需要明确，怀旧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

^① 韩婕，李红涛，刘于思. 数字“瘟疫年纪事”：连接性见证与灾难马拉松的公共记忆[J]. 国际新闻界，2023，45（1）：106-131.